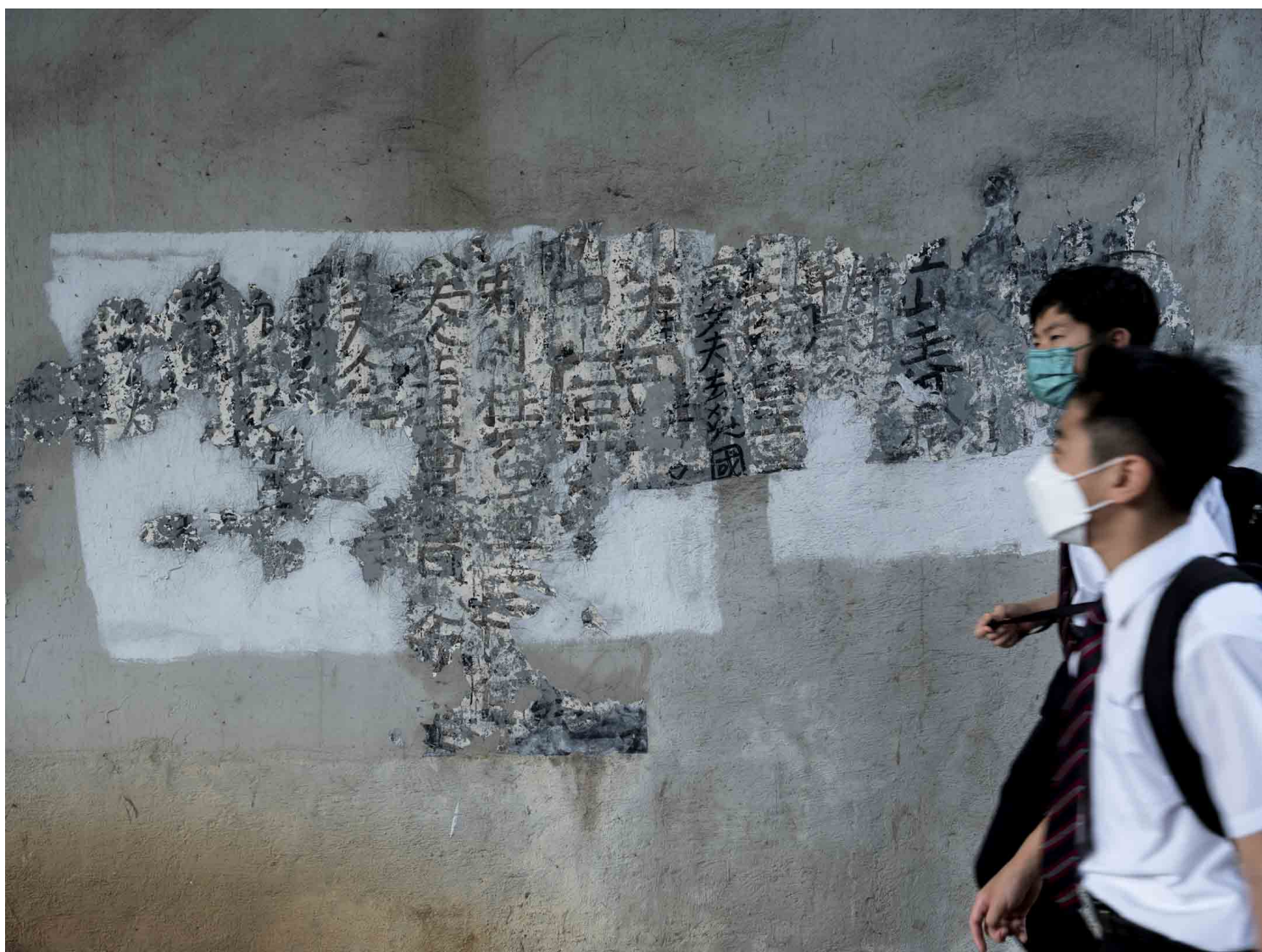


风物 深度

在香港散步：人、物与风景，“我不介意它们消失，但介意它们白白消失”

“政治上争取不到什么，国安法又不能讲什么，我们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，那不如好好记录香港剩余的东西。”



界限街火车桥底墙上经年的油漆剥落，透出被遮蔽多年的九龙皇帝曾灶财墨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余婉兰 

特约撰稿人 余婉兰 发自香港 | 2023-01-24



散步

【编者按】新春时节，端文化组推出“在香港散步”系列，除夕夜是上篇，今日就来下篇，一位是民间保存与考据达人，一位是随心所欲行遍香港从不迷路的漫游者。这依然，也是给所有的在地漫游者，与异乡需要安置“自我”的人。年夕总要处理孤独与团圆，心无定时，散步连结现实与记忆、个人与时空，慢慢行，学习呼吸。

散步法之三：考现学 “我想把整个香港纪录下来”

孙永雄 (Carlos) : Instagram “[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](#)” 版主

“香港一向变得快，近年政治不稳定，政治上争取不到什么，国安法你又不
能讲什么，我们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，那不如好好记录香港剩余的东西。”

Carols许下了一个像不可能、但又持续进行的愿望：走遍整个香港，把整个香港记录下来，然后才离开香港。

“你想记录香港什么？” “香港所有东西。” “不可能的任务？” “所以走不了。”他苦笑。

Carols的电脑有几百个档案夹，把香港逐一拆解为不同的类别：“交通工具”、“政府”、“自然景观”、“旧事物”、“老店”、“宗教设施”、“医疗设施”、“传统文化”、“商业大厦”、“街市”、“城市面貌”。其中唐楼类，他分为了“待拆唐楼”、“战前唐楼”，底下再分不同地区，如上环、土瓜湾、深水埗等。唐楼他是一栋一栋拍下来，内部细节，磁砖，空间间隔，窗花等，有上千张，数量庞大，“但影了1%也没有。”他也开始搜集不同的旧物。

他就像做此时此刻“香港考现学”的记录与研究。所谓“考现学”，由日本关东大地震而衍生，在摧毁与重建之间发生的文化现象，其后延伸变化为路上观察学、生活学、风俗学等不同流派，打开了日本人对当下周遭事物的关心。



考现学入门

作者：今和次郎

出版社：行人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18/11/28

《考现学入门》作者今和次郎，从民俗学兴趣，转而都会大道上的考现学，是受到关东大地震的冲击，因见证“所见之物”的毁灭，却也在灾后焦土上的临时住宅、吊挂、竖立在临时住宅各处的招牌，发现其造型趣味及人坚韧的生命力，“像是从焦土灰烬中冒出新芽嫩绿一般的新鲜”。渐渐，今和次郎从“临时住宅”为起点，进行路边的采集，开始观察银座风俗调查，贴近于“现象”，而非只是“物件”。

而Carols的纪录与采集，同样是因香港在社运后及疫症期间的双重拆毁及消逝之下而发生。他1991年出生，本来计划30岁前，到日本Working Holiday，但疫症之后，哪里也不能去，就这样过了30岁。

“我本来很讨厌香港。这两年因为局住（被迫）留在香港，多了留意这地方。两场社会运动后，也见证这地方的变化，变的速度超乎可以理解。香港一向变得快，近年政治不稳定，政治上争取不到什么，国安法你更不能讲什么，我们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，那不如好好记录香港剩余的东西。”他在2020年11月开了IG PAGE“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”。

“我自己因为做了这个专页，过去两年，食过很多未食过的食物，入过很多未入过的店舖，和很多根本不会聊天的人聊天。”





Instagram“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”版主 孙永雄 (Carlos)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他约记者在石硤尾地铁站等，他从深水埗走过来，一阵夏季独有的急雨，我们撑著伞，散步到近九龙塘的南山邨。经过主教山，他诉说某一次遗憾。“因为返炒散的工（去打零工），错过了拍下主教山封前的最后一刻，机会没有了就是没有。这两年我不敢放假，好像一放假，就有些什么又消失了，会觉得内疚。”

记录整个香港的心愿宏大，于是这种“消失”、不可再来的遗憾，“迟了一步”，一再反复出现，长期困扰著他。

Carlos生命中第一个“遗憾”与“消失”发生在小时候。他未搬去深水埗前，是在天水围天耀邨出生与成长，“我记得楼下有间玩具店，我常常去看玩具。但2007、08年时领汇翻新商场，玩具店消失了。”后来他曾上网查找玩具店的旧照片，但一张也找不到，结果他找到港台某剧集刚好影到半格影像。“真的只有半格，几秒的镜头。”

“为什么我每天都去，却没有拍下照片？我想，其他人或者有这似曾相识的感受，不如我拍下全香港的照片，为自己又好，帮其他人又好，就尽量拍多一点。”

“留在这地方的两年，迫著我们见证（香港的）消失，这一下冲击很大。”他说，同时这两年，他才发现香港之大，原来他很多东西未曾见过、光顾过，很多地方都未曾走过。所谓“考现”，也是未来的“考古”。

“主教山后来还有机会再看到，但很多旧店、旧建筑没法子追回来，很心喻（心中失望愁郁）。几次都因为返工（上班），见证不到最后一刻，后来我决定尽量不接Job，幸好之前返全职，储了点钱，用积蓄顶一顶。最近差不多用光，所以真的要停一停。”Carlos以前在城市大学读书，毕业后在附近的又一城商场上

班，他总是不嫌远，走十五分钟来南山邨吃午餐。他很瘦削，皮肤很黑，一碗餐蛋面分几轮吃，最后也没有吃完，然后说不如继续走走。

他带著记者走过屋邨中庭，旧式街店静谧而落寞，下雨更甚，很多一格格的小店无人经营，铁链把店面的架生（谋生工具）都捆在一起。仍然开门的老店主，开著收音机，就忙著手上的小事小活，一日更多时日是闲坐“过日辰”（消耗光阴）

他指一指，一间叫“良姑洋杂”，顺手拈来，说起以前的“纸扎店”叫“文房”，因为六、七十年代很少文具店，买文具就要去纸扎店，有售包草纸、文房四宝及纸扎等。我们走过白田邨的一间酒楼，Carlos说，以前多数屋邨都有一整栋酒楼，以前的人喜欢饮茶，但慢慢人口老化，老人家没有人照顾，经济下滑，也越来越少人饮茶。整栋酒楼经营不下就空了。“常见到屋邨在某一栋楼有间老人院，其实之前都是酒楼改建。”然后他从酒楼，讲到五、六十年代酒家和茶楼的分别，再讲到快餐店、茶餐厅、冰室、西餐厅的分别。

“留在这地方的两年，迫著我们见证（香港的）消失，这一下冲击很大。”他说，同时这两年，他才发现香港之大，原来他很多东西未曾见过、光顾过，很多地方都未曾走过。





白田邨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这两年间，就像重新换了一双眼睛来散步、观察香港。他本来就喜欢散步，比起搭车，有更多机会发现周围的事物。他以前经常从南山邨行去石峡尾，深水埗，长沙湾，荃湾，一直走。但从来没有拍照，也没有研究历史。“斋行（纯粹走路）。纯粹八卦，周围望，也没有深入挖掘，也不会找资料。”他也会想起2018年的自己，尚且轻松地拍照，无忧无虑，影下“懒日系”的女仔相就满足。“靚是靚，但十年后我再回望，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
Carolos的独白

我正职是摄影师，2019年后因为疫症被炒了（解雇），其后一直没有做全职工作，两年来把时间花在纪录香港这件事上。也发现，原来纪录香港，工余时间根本做不了。要辞职才能做到这件事。（笑）

我从小到大都很八卦，很多事想知原因、原理。点解系咁？点解唔系咁？（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不是这样？）中学时操（操练）试卷写答案，我除了找对的原因，也会找错的原因。这种性格是我做这个专页的原动力吧，就是因为八卦。

纪录香港，最重要是保持八卦心态，事出必有因。例如最近做“厕所历史”，是因为纸扎店老板讲起以前“拉屎”（擦屁股）用草纸，然后我就好奇，以前是怎样去厕所？“屎坑”是不是真的有条坑？怎样冲厕？（笑）

“香港最美是六十至八十年代，即香港起飞年代。我九十年代出生，没有经历狮子山下的年代，人情味浓、繁华璀璨的年代。做这个纪录，也帮助自己了解以前的香港。”

这两年旧店消失得很快，建筑物也是。我觉得香港一向变得快，十年就大变一次。但近年变的速度超乎可以理解。最贴身的是身处的社区，变得冷清了，以前光顾的店都关门大吉，去过的建筑物都拆卸，消失得很突然。令我发现“香港”正在消失中。想到自己两年前的生活太忙碌，又旅行又返工，根本没有时间理会这地方。

因为疫症，留在香港，迫著我们见证其消失，冲击很大。

其实人也好，物件也好，都是过客，必然在你生命中消失，除了你自己陪到自己一辈子，没有物件是一辈子。我不介意他们消失，但介意他们白白地消失。

好像我小时候在天水围经常去的玩具店，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，记忆像虚幻的而你找不到存在的证明。很难受，也很不真实。我自己因为做了这个专页，过去两年，食过很多未食过的食物，入过很多未入过的店舖，和很多根本不会聊天的人聊天。



天水围的公共屋邨。 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我在天水围成长，十年前很少出去玩，九龙几乎没有去过，以前大家都说弥敦道的霓虹灯，五光十色。我没有见过，这是一个遗憾。所以这两年，我迫自己多走多看，因为一切都会消失。

告诉你，我的性格很内向，不会和陌生人分享，一开始我不敢找街坊聊天，但自己要改变，才能做好“街影”的专页。老街坊都愿意分享，有的常说忘记旧事，我就从不同人身上一句一句积累下来。

一开始，我的专页只是放一些散步时拍下的照片，没有文字，没有口述历史，但网友问一些问题，我就回答。我想不如写出来，有些历史考据没有人讲，也写得不深入。不如以我的角度讲述一次，过程中因为与网友互动，补充了他们的想法和故事，内容慢慢多元化。

过程中很难避免去讲历史，事物存在总有原因。见到这几年，大家的意识提升很多，年轻人对香港历史的研究越来越多。

以专页与网友的互动，再不是由我定义社区的历史，而是大家一起重构那段记忆、历史。

“街影”的计划，是做给未来的自己，也是给未来的香港人，所以写上“致十年后的我们”。

以前好讨厌立场是“蓝”的人，但因为个专页，竟然和这班人聊天多了，开始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想。我仍然不同意其立场，但会尊重他们。我闹（批评）完你，你闹完我，改变也不大，不如讲讲旧时。我们无人知道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历史是无价的。

我正在写第一本书，关于不同老店的纪录和访问，暂时纪录了七十间左右，这不是正统的历史书，有点像时光机带回以前的香港。关于老店，我觉得自己不是为了访问而找他们，反而想和他们建立关系。他们见到我会记得我，问我近况。哈，我不想“哨完松”（做完就拍屁股走人），每次我有什么不明白，又可以回去问他们。

香港最美是六十至八十年代，即香港起飞年代。我九十年代出生，没有经历狮子山下的年代，人情味浓、繁华璀璨的年代。做这个纪录，也帮助自己了解以前的香港，过程之中，也以自己的角度保存了一段历史。

所以专页讲到：“见得到的历史”。

我是否怀旧？我不是怀旧，也不是用来卖钱。最希望大家见到真实的旧香港。

香港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现在变成这样，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事，我想找出来。无论是精神、文化也好，看到以前的香港，就知道怎样看现在的香港。最希望大家看完这个专页，领悟一点什么。

之前讲到纪录的动力来自于八卦，但我想动力更是来自未来，未来的我回望现在的我，未来的自己一定庆幸那时的自己正坚持这件事。

所以“街影”的计划，是做给未来的自己，也是给未来的香港人，所以写上“致十年后的我们”。

“香港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现在变成这样，因为以前发生过的事，我想找出来。无论是精神、文化也好，看到以前的香港，就知道怎样看现在的香港。”



“怀疑人生就去_”成员，艺术家，巴士迷，也是城市的研究者荣仔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散步法之四：不迷路的城市漫游者 “独自一人，孤独永恒”

林兆荣：[脸书“艺术·交通·散步·林兆荣SwingLam”](#) 专页版主

2022年三月某夜，荣仔在太子散步到界限街火车桥底，发现一幅墙上经年的油漆剥落，近乎一则城市寓言。五光杂色中，荣仔在这个时候，如同神谕，以戏剧化的方式重现。在晨曦中，荣仔讲述一个寻常的夜晚。

百，九龙皇帝处金玉就在这样的时候，如同神制，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。在明报，木匠细处一寸寸的仅向散步：

“平日经过这里，很喜欢看界限街基堤道交界的三线蛇形双白，看看一分钟内有多少车没有跟随道路的扭动，直接辗过双白线？……回望桥墩，却发现墙上的灰油脱落，透出被遮蔽多年的九龙皇帝曾灶财墨宝。”后来消息在社交媒体转发，吸引很多人到桥底拍照留念。

荣仔接受报章的访问时说了一句：“我觉得老香港又在跟我打招呼了。”

有别于其他透过散步来矢志记录香港、研究香港的年轻人不同，他似乎随心随性，不必然是从历史角度观察，或者时代责任或者使命。“我都不太懂得梳理‘散步’这件事，我好像观察很多，也同时好像不观察，应该大部分人都这样悠闲吧？”

我们从水泉澳邨散步回去沙田地铁站前，经过马路桥底下，见到墙身一句涂鸦，竟也是来自冥冥中的呼应：“独自一人，孤独永恒。”荣仔立即拍下来，他觉得这句涂鸦比起记录与不记录，研究与不研究之间，更贴切地描述到自己散步的状态，是近乎一种个人、私人的空间经验与记忆。“一个人散步，发咩豆（放空发呆）就是目的所在。”

波德莱尔曾在《巴黎的抑郁》一书中，曾写过：“把自己的孤独跟群众结合，又在忙碌的群众之中保持自己的孤独状态……孤独、沉思的散步者，从这种普遍的神魂交游之中，汲取独自的陶醉。”

班雅明透过研究波德莱尔及巴黎，提出“城市漫游者”一说，他如何置身在人群，而不是隐没在其中，在街上晃荡闲逛，放大感官，巧遇各种偶发的风景、人事。对于班雅明而言，巴黎向他揭示“迷路”的艺术，漫步是他的方式和主题，用来阅读现代城市的空间及其内在的本质。

“把自己的孤独跟群众结合，又在忙碌的群众之中保持自己的孤独状态……孤独、沉思的散步者，从这种普遍的神魂交游之中，汲取独自的陶醉。”
——波德莱尔





沙田城门河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荣仔是“怀疑人生就去__”成员，艺术家，巴士迷，也是城市的研究者。早年他已作过很多有趣的日常倡议，如制作《巴士内功心法》，鼓励人结合步行和巴士，走出士的路线，鼓励人探索港铁以外的交通模式；另外他曾经办步行展览“11号全日游街”，记录他多次在香港跨区的长途步行，根本也是个“城市漫游者”。

昔日媒体找他谈步行、城市观察，他多数选择沙田作为起步点——香港第一代的新市镇，他出生和成长之地。其后，他搬去第三代的新市镇将军澳，生活了十数载。他说：“沙田是我闭上眼睛也识行的地方。我和家人、小学、初中识的朋友约在新城市等，会约在很老旧的地方，如在喷水池等啦！在body shop等啦！在报纸档等！明明这些地标都已经消失了。”

只要朋友和他提起这些地方，脑海的画面就是二十多年前的沙田。

“在沙田，我散步很闲适，它已经入了我的身体。世界上应该没有另一个地方给我这种感觉。”他有时害怕如此熟悉，再难找到新角度、新想法，重新感受到这地方。“就像别人去旅行才觉得新奇，自己住的地方反而没有感觉。”

“在沙田，我散步很闲适，它已经入了我的身体。世界上应该没有另一个地方给我这种感觉。”

“沙田还有令你兴奋的地方吗？” “嗯，是情怀令我兴奋。”

他在散步的过程拍了两次特别的照片，第一次是拍下新城市广场的麦当奴（麦当劳），说要拍给移民的弟弟看，“M记（麦当劳）搬来这边我都不知道，要拍给他看。”回程路上，他拐入村落，拍下一间三层高的村屋，说起已移民了三十年的阿姨曾经住这里。“拍下来传给她看。”

一开始，我们从城门河起程，在桥上望著河水向外流，波纹的折痕微毫而不止地散开，错视令你感觉桥不断向后退，一切都在动。荣仔想起小时在沙田画舫、即他爸爸戏称“茶楼船”去饮茶。明明是石屎建筑，他每每向外一望，见流动的河水，就觉得船在航行。

他提起社交媒体热议被拖走而最后沉没的珍宝海鲜舫。“香港仔的珍宝海鲜舫和茶楼船不同，珍宝海鲜舫要你庆祝升班、考完试才有得去。我最后一次去是为一位来港的日本艺术家洗尘，他的行李滞留在机场，连一条底裤也没有。我安慰说，来，我们去珍宝海鲜舫洗尘！”



珍宝海鲜舫由多艘护航船拖离开香港仔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很喜欢八十、九十年代的香港，我仍未出世，但从一些港产片带我回去那条街、那个年代。即使是烂片，你也会感激那些烂片。”

珍宝海鲜舫于荣仔而言，和海洋公园，山顶，尖沙咀海傍都是同一种事物，在他的“香港经验”的系统中，有记忆以来已经存在。“有人不解大家对珍宝海鲜舫的眷恋，说没有了就没有罢。珍宝海鲜舫，你食过吗？你没有感觉，但我有感觉，然而它未必要你食过才需要怀念，它本身就是图腾。不代表它是资本家的工具，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城市的图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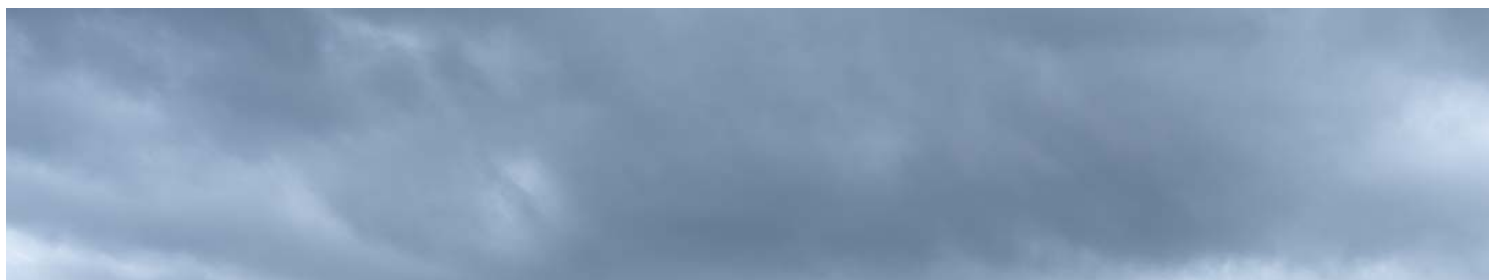
荣仔有个特殊才能，他脑海中能构成清晰的香港地理空间，好比GOOGLE MAP定位。他无法追溯究竟因为自己小时喜欢乘巴士，周围游历，才喜欢研究地图，还是因为喜欢究竟地图，才喜欢巴士。自小他已经沉迷地图，巴士路线倒背如流，两者环环相扣。

即使第一次去某地点，脑中自有一条清晰的路线。香港的地理概念，就像他的掌中之物。荣仔说：“我在香港很难迷路。”

“我有朋友不断转换城市居住，一点问题也没有，他也会想念香港，但不是我这种情况。我生命中，再难找到另一个地方有如此透彻的了解，也不可能再有了。”他说的是以孩童年岁，细致的观察与身体经验，烙印在记忆中即等于永久。

2022年3月他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开了“怀疑人生就去__”专页，更感受到“拍下来”、“记录”的一小动作，本身就是其意义，竟感通到已移民外国的离散群体。

“我们拍的片慰藉离开香港的人，特别我拍了沙田的散步片，很多沙田街坊很久没有回来，说很挂念，透过条片，我像帮他们行过一遍。原来在任何时候拍一些（散步）片，做一些记录，是有用的。就像我自己，很喜欢八十、九十年代的香港，我仍未出世，但从一些港产片带我回去那条街、那个年代。即使是烂片，你也会感激那些烂片。”





沙田中央公园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荣仔的独白

“在2008-2018年这十年，新城市广场迎合大陆游客来光顾，迫（拥挤）到死，如果那些商舖，不是服务沙田的居民，我们慢慢就没有归属感了。”

我成长的沙田发生过两个大变，一是在1997年，八百伴执笠（关门大吉）。那间八百伴是当年全香港第一间敢在新市镇开的百货公司，以前一向只集中在铜锣湾一带。1997年经济不好，我很记得执笠后，新城市广场一大片空间，极度苍凉。

另一次是在2003年，沙田另一个地标音乐喷水池拆掉。记得小时见著喷水池一起音乐，商场的灯暗一暗，音乐喷水池就会亮灯，水喷上八层楼高，小时候很觉得“系一件事”（是一件可以关注的事情）。

在2008-2018年这十年，新城市广场迎合大陆游客来光顾，迫（拥挤）到死，如果那些商舖，不是服务沙田的居民，我们慢慢就没有归属感了。

现在的新城市广场，沙田大会堂和周边的商场等，小时记忆中的新城市广场，沙田大会堂和周边的商场，物理上是同一个地方，但在脑海分裂成两个地方。两者的空间构造虽一样，感觉到自己对这地方的记忆正消退中。

2012年我已经开始步行香港，第一次我从将军澳，徒步行到元朗。后来发展到从屯门行去油塘，赤柱行去小西湾，上水行去尖沙咀等路线。十多年前，推动我以这种方式散步香港，纯粹因为失业。寄出去的求职信像投到外太空，很沮丧，不想花钱，又想做点事，步行是最好好了。

我仍记得第一次步行，从将军澳去元朗，近黄昏时已经走到荃湾地铁站了，翻过大帽山就到元朗，但开始入夜，心中挣扎了二十分钟，究竟上不上山好。最后，我还是买了枝水，上山了，还事前打电话给元朗的朋友，说自己从将军澳散步来元朗，找他们晚餐。他们觉得我痴线（注：疯了）。

那年代没有智能电话，我用Nokia手机，也没有地图在手，只带了相机、笔和纸，胡乱拍照，记下时间点，做点记录。过程中，任由身体带我走，脑海中自然形成那些路线。在香港很难迷路，因为我的定位能力高。你蒙著我的眼，丢我在一个某角落，不是太深山的话，我都有信心能走回家。

“在香港散步不会觉得沉闷，因为景观变得很快。有人不喜欢公共屋邨，很快就穿过，一穿过就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。那些转化来得很快，香港很适合徒步行走。”





飞鹅山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当时这样长途步行，一半能纾解到我失业的苦闷，你离开电脑在做另一件事，能为你创造新的经验和记忆，甚至后来得到别人的注意，觉得挺开心。但另外一半又不能解决，一个人散步，有时会自我对话、钻牛角尖。事实上，除了两次即兴步行，其他步行都有人陪。

有人陪，和你倾计（聊天），是伴酒小菜。自己行，就看风景，“发咩豆”是目的所在。

现在少了很多长途跋涉的散步了，因为自己习惯把时间表填得满满。现在比较常是和朋友吃完饭，很饱，不如从尖沙咀散步去九龙湾那种。

在香港散步，你不会觉得沉闷，因为景观变得很快。有人不喜欢公共屋邨，很快就穿过，一穿过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。例如在旺角，唐楼密集，突然有个朗豪坊空降。你过了旺角的火车桥，突然变得安静。那些转化来得很快，香港很适合徒步行走。

“我小时觉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在哪处，就如同自己，已经把香港的路线、空间仔细地记入脑。后来才发现不是，很多人都不是。有的朋友 Physically 在香港生活，原来他从来不在香港。”

在香港，我喜欢散步民居，像水泉澳这类地方。你会问，公共屋邨有什么好看？以水泉澳邨为例，如果懒学究（一定要很学究），它究竟怎样从一座山，劈个空间出来？怎么摆那些楼？又如何决定哪条路是主干道？商场设置在哪儿？最重要的民生设施又在哪里？你没有亲戚朋友住附近，这一辈子你也不会走进来，可能藏有很多新奇的事物。

刚刚一开始谈到，我小时觉得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在哪处，就如同自己，已经把香港的路线、空间仔细地记入脑。后来才发现不是，很多人都不是。有的朋友 Physically 在香港生活，原来他从来不在香港。

小朋友的观察很细致，记得三岁的我，能一下子记著这地方的所有，小时候画城市，如栏杆多少根支柱为之一格，一架巴士上面有多少钉口，通通细致地画下来，将记忆的能力都投放在城市一事一物。长大后，这些记忆很扎根，很多东西是这样建立回来。我三十多岁人，如果有一百岁命，未来有六十年命，住在另一个城市，也未必有这种“能力”。

我的生命里，再难找到像香港这地方，我对它如此透彻了解。